

繁星哲語  
社會/政治事件的藝術回響

---

香港視藝工作者的創作範圍，並非只停留在「私人空間」。他們大都曾對香港或內地，甚至國際間主要的社會及政治事件作出藝術上的反響，其直接性和外顯式的情感反應，有別於藝評者所謂間接隱晦的方式。事實上，藝評者也曾指出香港藝術對政治事件的回應是直接的，以中國「六四」民運事件為例，藝術便充滿了表現性的憤怒、震驚，血肉和淚水。文晶瑩等參與藝穗會「六月藝展」的作品，便加插了一段充滿惶恐的文字〈一九九六年六月〉，說許多人的枕下都放了剪刀，直指「六四」事件。鄧凝姿的「美麗、快樂、智慧」系列，以紅色喻人民的血肉，對峙中國大陸的權力形象，訊息顯而易見。林罡的畫《June Fourth》，骷髏頭骨、坦克車痕，彩色鮮花及新聞撮要的文字等，方式亦直接得近乎報道。施遠一九九五年的《日記·新聞（六）》，以炭筆在長卷畫的不同局部上繪畫當年出現的毆打、槍聲和地上的屍體。

香港大學的祈大衛（David Clarke）作過一些觀察和論點，主要論點包括：一、面對「九七」，香港藝術表現為本土文化身份的意識，對回歸抱持批判的態度，與官方的宣傳對壘；二、抗拒充滿國家及民族特色的內容手法，更多旁敲側擊地表現香港多種文化範式的特性；三、在表達手法上採取虛構、挪用、戲擬及退到個人，並多運用普及的物料和通俗語言，以突顯香港身份；四、在不能自主的處境中，以創作塑造一個針鋒相對的社會位置。

文晶瑩的《九七菩薩》便符合上述的描述，其戲擬之處，在以日常生活及流行文化的商品和物料造成的超現實裝置，喻香港人對娛樂物質的關心，超過了對政治處境的。林罡的象棋系列，以「Go」、「Stop」、「Where」、「Anywhere」等簡單文字，喻「九七」前舉棋不定的悶局，又以「家庭」、「前途」、「尊嚴」、「愛」等另一套字詞，道出對未來的心理憧憬，表達手法也是一種側寫。梁寶山的行動藝術「Love your fucking country」中把國旗投影在地上任遭踐踏，又投影到冰塊上待其溶解，扭曲影象；都擺明了與官方宣傳針鋒相對的姿態。

鄧凝姿的《紅色新聞》把回歸後香港的禽流感、醫院失誤和金融風暴等報章標題，以紅色的畫面構圖表達，並在上下加上「冶豔」的紅紗，戲擬的手法再度顯見。至於施遠的《日記·新聞》，在長卷的不同局部中，以炭筆下沒有臉孔的人物，寫真實世界裏無日無之的戰爭傷亡、暴力鎮壓和權力鬥爭，其模糊但富表現主義的筆觸，與鄧凝姿的構圖文字異曲同工。

祈大衛曾把施遠沒有臉孔的繪法解讀為對回歸的無能為力感，要以私人化的媒介（素描）來表達。我倒認為施遠的模糊性更似在言述苦難的普遍性。